

無聲戲小說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 無聲戲小說

下

〔清〕李漁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無聲戲小說目次

第一回

醜郎君怕嬌偏得艷

此回有傳奇印出

第二回

美男子避惑反生疑

此回有傳奇印出

第三回

改八字苦盡甘來

第四回

失千金禍因福至

第五回

女陳平計生七出

第六回

男孟母教合三遷

第七回

人宿妓窮鬼訴嫖冤

第八回

鬼輸錢活人還賭債

第九回

變女為兒菩薩巧

第十回

移妻換妾鬼神奇

第十一回

兒孫棄骸骨僮僕奔喪

第十二回

妻妾抱琵琶梅香守節 此回有傳奇兩出

無聲戲小說第七回

覺世釋官編次

賜卿祭酒批評

人。雷。鼓。驚。鬼。訴。媒。冤。

詞云

訪。過。青。樓。寄。冤。散。盡。黃。金。買。笑。金。盡。笑。聲。無。變。  
作。吠。聲。如。豹。承。教。承。教。以。後。不。來。輕。造。

這看詞名為如夢令，乃說世上青樓女子薄倖者多。

從古及今，做鄭元和于泮夜的不計其數，弄不見有  
第二個穆素徽，第三個李亞仙。做嫖客的人，須趁蓮  
花未落之時，及早收拾鑼鼓，休待錯夢做了真夢。後  
來不好收場，世間多少富家子弟，看了這兩本風流  
戲文，都只道妓婦之中，一般有多情女子，只因嫖客  
不以志誠感動他，所以不肯把真情相報。故此盡心  
竭力，傾家蕩產，去結識青樓。也要想做繡襦記、西樓  
夢的故事，誰想個個都有開場，無煞尾，做不上半本。

又有第二個鄭元和。和子叔夜。上臺這李亞仙。務素。與他從新做戲。再不肯與一個正生搬演到頭。不知甚麼原故。萬曆年間。南京院子裡。有個名妓。姓金。名蕙。小字就叫做蕙娘。容貌之嬌艷。態度之嫵媚。自不必說。又會寫竹畫蘭。往來的都是青雲貴客。有個朱公子。在南京坐監。費了二三千金。結識他。一心要娶他。作妾。只因父親在南直做官。恐生物議。故此權且消停。自延相與之波。每月出銀十兩。銀子包他。不論

自己同宿不同宿，挺是一樣。日間容他會客，夜間不許他留人。後來父親轉了北京要職，把兒子改做北監帶了，隨任讀書。某公子臨行，又兌六百兩銀子與他，為一年薪水之費。約待第二年出京，要他回去。董娘辦酒做戲，替他餞行。某公子就點一本榜錄記。董娘道：「放行是好事，為何做這樣不吉利的戲文？」某公子道：「只要你肯做李亞仙，我就為你打蓮花落也。」然恐當夜花邊哭別，分付他道：「我素之後，若聽見你留。」

一次客或改就不來了。董娘道：你與我相處了幾  
年，難道還信我，不過若是愁心重的人，或者熬不過  
寂寞，要做這樁事，若是沒得穿，沒得吃的人，或者飢  
寒，不過沒奈何，要做這樁事，你曉得我愁心原是淡  
薄的，如今又有這主銀子安家，料想不會餓死，為甚  
麼還想接起客來？某公子一向與他用宿，每到交遊  
之際，看他以為舉反以為苦，所以再不與他有二  
心。此時聽見這兩句話，自然徹底相信了，分別之後，

又曾與幾次心腹之人到南京，粧做嫖客，走來試他。他堅辭不納，一發驗出他的真心。未及一年，就辭了父親，只說回家省母。竟到南京，要他不想走到之時，爹娘已死過一七了。問是甚麼病死的，鴛兒道：自從你去之後，終日思念你，茶不思，飯不想，一日重似一日。臨死之時，寫下一封血書，說了幾句傷心話。就沒有了。某公子討書一看，果然是血寫的上面的話。教得十分哀切。然尾那幾句云：

生為君側之人，死作君旁之鬼。乞收骸骨，携入貴鄉，他日得成同穴之盟。吾目瞑矣。老婦荷妹幸稍憐之。

某公子看了，號咷痛哭，幾不致生。就換了孝服，竟與內喪一般。追薦已畢，將棺木停在江口。好榮回去，合葬。刻個副室金氏的牌位，供在柩前。自己先回去尋地。臨行又厚贈孀母，道女兒雖不是你親生，但他為我而亡也。談把你當至親看待。你第二個女兒，姿色

雖然有限。他書中既託我照管。我轉來時節。少不得也要培植一番。做個屋烏之愛。總來你一家人的終身。都在我身上。就是了。搗母哭謝。而別。却說某公子風流之興。雖狀極高。只是本領不濟。每與婦人交感。不是望門流涕。就是過教倒戈。自有生以來。不曾得一次顛鴛倒鳳之樂。相慶的名妓。雖多。考校之期。都是草草完篇。不交白卷而已。所以到處便買春方。逢人就問房術。再不見有奇驗的。一日。坐在家中。有个

術士上門來拜謁，取出一封薦書，原來是父親的門生，曉得他要學房中之術，特地送來傳授他的。某公子如饑得食，就把他留在書房，朝夕講究。那術士有三種奇方，都可以立刻見效。第一種叫做坎離既濟丹，一夜止教一女，藥力耐得二更。第二種叫做重陰喪氣丹，一夜可教二女，藥力耐得三更。第三種叫做群姬奪命丹，一夜可教教女，藥力竟可以通宵連旦。某公子當夜就傳了第一種，回去與乃正一試，果然

新美異常。次日又傳第二種。回去與阿妻一試。更覺  
得矯捷無比。術士初到之時。從午後坐到點燈。一杯  
茶湯也不見到了。第二三日。那茶酒飲食。漸上的實  
成。起來就曉得是藥方的效驗了。及至某公子要傳  
末。沒一種術士就有作難之色。某公子只說他要索  
重謝。取出幾個元寶送他。術士道。不是在下有所需  
索。只因那種房術。不但微損於己。亦且大害於人。須  
是遇着極活之婦。屢戰不降。萬不得已。別此為兵。

之計則可平常的女子動也是動不得的就是過了  
病數也只好偶爾一試若一連用上兩連隨你跌打  
的婦人不死也要生一場大病在下前日在南京偶  
然連用兩番斷送了一個名妓如今怕損陰德所以  
不敢傳授別人某公子道那妓婦叫甚麼名字可還  
記得麼術士道姓金名蓮小字斗做蓮娘還不曾死  
得百日某公子大驚失色呆了半晌又問道聞得那  
婦人近來不接客怎麼揚肯留兄術士道他與個甚